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三

慶曆三年八月天聖編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刪定 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先是知制誥田况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聞與衆人內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筦庫冗散之吏尚赴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來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內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

禮未便欲乞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陛下
選求之意詔送兩制詳定學士承旨丁度等參詳規諫之官
號清望之選宴間紬繹最為切近欲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
修起居注例今日赴內朝從之况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
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
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
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
不爲恢闕眷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
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惘矜下民
橫羅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
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爲以過後虞
則愈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
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

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
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
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
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
節此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
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莫詬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
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 己亥出內藏庫紬絹三百萬
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
議大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辭群臣
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諭
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
其女婿引嫌求罷相 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修

媛張氏寵愛日盛冠于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所以召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秩爲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譴 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爲美人 知諫院蔡襄言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之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旣罷遣人其勢必須舉兵况使人在此未知和與不和而必邊繼奏西賊點集兵馬向去漸寒邊事益起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將陛下之威經制事宜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如或堅守城寨使賊遠來無所虜掠亦足以挫賊之銳氣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癸丑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

于 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歐陽脩言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致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觀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爲宣撫使副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不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伏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難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三兩月可以還朝旣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大理寺丞

張子奭為秘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奭宗禮歐陽
脩言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
遣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令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
方敢前進不知果有此議不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
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
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
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
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
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
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
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必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
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為可臣乎若為可臣則自當以重
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

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止當因如定之
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
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
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
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
自為謀以求勝筭 乙卯監察御史蔡亶言周制四時饗親
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非奉先教民
之意 上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今君若
親行之則人皆有覲賞之心朕朝夕奉 三聖御容于禁中
未嘗敢怠也禮齊之 戊午罷武學改武學教授太常丞阮
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既立武學
議者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
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

此據張唐英政要劉敞集有議
論當檢附熙寧五年六月復置

月 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 太祖
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 上問禦邊大略久之乃罷 上
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青之教令條
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然有後先且草弊於
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
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
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
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
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
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
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
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
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

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虞書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我 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
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
績効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
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
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
故不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
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
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在京百
司金穀浩漭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
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
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負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効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
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
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
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
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
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
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
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
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
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升朝

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
待闕及公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
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
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
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
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
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
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
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
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
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
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
說不盡者有司此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

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
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
業 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
密院比附交資定奪聞奏十一月壬戌施行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
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
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
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
其子弟者 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 真宗皇帝以太平之
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
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
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
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
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已上官經二十年

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
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
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
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中外
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
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
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
史少監已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
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已上遇大禮合該奏
薦子孫者須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
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
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

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入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者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必無輕授足以起

朝廷之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陛下謹選矣

十一月癸未
試館職下亥

子減任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其廢已久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當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爲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

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業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發解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弥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御試之日更

拘聲病以此士人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弥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弥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訖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等第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弥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

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明年三月乙亥施行貢奉新制四曰擇官長

臣聞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

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

累以資考升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

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者

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

十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

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

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

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

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



流內銓今後所差知州知縣令並各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

人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

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惜百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歛各使

安寧不召禍亂十月丙午施行五日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

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初承

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郡縣之官

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使入見關當

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

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

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

家鮮不窮窶男女不得婚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

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

見逼至有冒法受賤賒貸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作
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奸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
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
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
所未至 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由之制使中常之
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
制奸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
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
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此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
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
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
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
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

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
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入
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一十
月壬戌 六曰厚農桑臣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
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
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
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
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
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
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
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
不謀將何以濟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
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

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 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

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不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

于喪亡我 祖宗已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常須
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
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
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
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
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群盜今生民
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
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
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
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
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
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
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

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徼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
役臣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
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
置一千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
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數
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
依後漢建武六年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
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
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仁之
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
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
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
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

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
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明年五月九日覃恩
信臣切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
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
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
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
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
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
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
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三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
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
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

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
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
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
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謹乃
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
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
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
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
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
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
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
貫令中書樞密院者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午刑
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

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
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
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
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
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
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
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
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仲淹正傳刪取
十事大畧又改
軍恩信為第八重命今為第九減從上方信嚮仲淹等悉用
役為第十今悉依仲淹奏議詳着之
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
以為不可而止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并實
錄皆無之實錄於十月丙午載仲淹磨勘
詔條上其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載又
年限蓋其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倖也壬午載均公田乃第
任子法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其八曰減徭役
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其八曰減徭役

見五月己丑餘六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
七九十並未詳
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 諫官歐陽脩言呂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綱紀大墮
二十餘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
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
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脇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
摘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
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
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得
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正賴陛下終始保全
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特推
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
來讓便與寢罷別檄自來宰相致仕 祖宗舊例與一合受

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受國家過分之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賦愚驥子弟不住加恩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 脩又言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難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令一法纔出而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

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與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也班宗等授何月當考去年十月降旨不得用大臣僕廝為班行脩又言三四月後却授袁宗等當考初降旨內何年十月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結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刑賞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

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苟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呂夷簡罷相為司徒猶帶監修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及夷簡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脩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襄數求補外以便親養樞密副使富弼曰諫臣不當遠去許給假迎親可也 上許襄歸寧而不許其罷 已已命天章閣待謂

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同知諫院歐陽脩同詳定國朝勳臣名次用元年赦書將錄其後也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淑為翰林學士諫官歐陽脩奏事延和殿面論淑姦邪在開封猶踈外復拜學士益親近請罷之退又上言淑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僚骨內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德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戶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爾况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敷復古朴之美不必彫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

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
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
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
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
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
正人端士安心作事不憂讒毀之言尋有旨令淑知壽州既
而不行脩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臣
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
之人皆知陛下明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
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
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
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
去而中書必未肯行若不自退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

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
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涸分邪正又不能
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
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
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
不欣抃却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
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
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陛下自除
去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
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言也而議者以爲唐元和用兵時
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謀慮今一切禁絕賓
客非諫官所宜言也 是日群盜晨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
錢帛與其黨及貧民知州比部員外郎王戎先將直兵二十

四人禦之既不敵遂走城外群盜恣行掠奪日暮乃出城去
茂先具以聞 樞密副使富弼言臣伏思西賊未叛以前諸
處雖有盜賊未嘗有敢殺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來賊入州城
打劫者約三四十州向來入城尚皆暮夜竊發今則白晝公
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自此以往只有轉熾若不早爲隄備
事未可知臣前歲所上備賊之策當時不曾施行近因兩府
奏事論及淮南賊盜陛下問臣前策已再錄進呈然前策只
是聚兵備東南九路及京東一路今據王茂先奏金州在城
兵士只有二十四人顯是無備致盜賊心生乞并京西一路
亦於要害聚兵爲諸州聲援須速賜施行若又遷延恐無所
及弼又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
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爲盜今張海郭邈山等數火驚擾州
縣殺傷吏民恣凶殘之威洩憤怒之氣巡檢縣尉不敢向前

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倔強山林以
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發府庫劫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
漸衆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大被劫
掠殺人放火所在瘡痍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民恐懼
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賊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緩
急亦未有所以備禦之策賊旣轉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
末諸寇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
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強盛然
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今茲賊黨未見剪
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
路擇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爲諸處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
行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光隋均房
金商安鄆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

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賦
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
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
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
者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
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
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破滅之驗
也今且以上項襄鄧等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令皆庸
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巡檢縣尉又一
一不堪使賊不猖狂自恣復何爲哉臣切謂非盜賊果能強
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惟恐不才不賢者尤恨不
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
朝廷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但爲宗社有靈陛下仁

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徧滿天下之漸若朝
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賊盜愈多竊據州縣或稱
將軍或稱太尉或稱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僞事到如此生
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况今來不同
漢唐都關中洛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
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
贅旒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
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
以爲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者亂離無世不
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
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
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
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

害不生盜賊不作則是都城且保無虞故 大宋之興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又賴 太宗相繼剋復諸國一統天下更賴 真宗爲民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餘年都城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率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形已復萌露艱虞之運正在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夜整救則數年之內或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及理亂憂懼所迫

不覺切直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護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事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縣尉亦可並委轉運知州據選不煩朝廷費力此策最爲簡要無可疑難京西旣行次及諸路變或起於倉卒設備皆不可遲朝廷但能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所有諸路揀退不才及賊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聽候朝旨更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 甲申太白犯歲星又犯太微左執法諫官余靖言伏覩太白犯歲星於太微端門之右執法之前民庶共見風聞司天之奏

乃以商洛群盜便當其占此乃星官忌諱不敢正言臣歷觀漢晉隋志凡五星之變金火謂之罰星太白與歲相犯皆主兵喪及飢惟此三者國之大患其變乃出端門之右執法之側前志所占將有伏尸流血之變豈山澤小寇所能當之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恭勤寅畏以順承天表之應各以其類且天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今一星同舍掩食逾時殆爲刑德之頗乎國家自近歲已來西戎不賓北虜恃強人心動搖戰守不足而軍須百物皆出於民殘忍之吏朝索暮辦爐錘之聲偏於天下此金氣太盛而刑之失乎民之壯者籍之於軍而居者又困其財貪進之人自爲私計朘剥其下以希恩寵未聞朝廷講求寬民之術此木氣遂微而德不振乎况今州郡空虛無守禦之備官吏猥濫無撫御之術一

夫大呼莫敢當者伏望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中外之政安民爲本凡州郡之兵不足守者急備其闕守宰之官不足任者速擇其代器甲之材出於農者頗緩其期米鹽之運傷於財者稍寬其力皮鐵之工拘於官者裁減其役民足於財則安其居而懷其生雖驅之爲盜必不肯去安而就危也暴賦橫歛不加於民則怨怒不生而陰陽以和兵飢之患庶可消矣百官叙進必責其實使明陳所職以考功能外官必求息民之績在朝必視勤官之効則庶事盡理天下安矣至於省聲色之娛杜奢淫之好絕畋遊之樂節臺榭之觀順四時而安玉體親萬務而奮宸斷陛下日虞外難固當力行自致不待臣縷陳而蔓言之矣伏惟陛下內宣慈愛以敷九族外選才良以安百姓與廊廟大臣協忠慮善無怠於政則天下幸甚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祕閣校理孫

甫集賢校理歐陽脩同編修 祖宗故事先是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餘年 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 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 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爲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之匱吏負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而淪胥至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討尋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類細稍振敝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本也 上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弼摠領之

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其間典法深夫今世不能遵守者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意相類者止釋一事事理明白者更不復釋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諒坐是徙 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文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辨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一梁堅元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負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又木冰寒苦軍情愁慘得宗諒

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薪柴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一梁堅奏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楮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楮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散與而罪歸宗諒又云士卒怨嗟况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祇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一梁堅奏稱宗諒到任後使過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知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

公用一環慶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今差王元權領况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備負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爲取信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自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逐

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
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
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
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
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
遣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使勘鞫臣體量得
張亢不能重謹為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
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
奏宣示臺諫官候勘得滕宗諒張元却有大段乖違過犯
反欺隱入已仰臺諫官便更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臣
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禍
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張亢自渭州徙
并代在三年七

戊月甲

壬辰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書

舍人李淑罷翰林學士為給事中出知鄭州權知開封府吳
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育有領府事才數日發大姦
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緝獄具而輒再變眾
疑其寬 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然 先是參
知政事范仲淹言臣切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
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
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虞舜周公
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歷代常行今
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州軍行之
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一徒以上罪不贖一杖
以下罪依下項一侵損於人皆不贖侵謂侵財物損
謂傷損於人一兵士
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一為盜并
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已事者皆不贖一捕捉賊盜公人

違限等罪不贖一興販私茶鹽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一衆人共犯一事合
贖富貧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願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
贖造意人不以貧富不贖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皆不贖
一應有陰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
納錢一百二十文足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
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
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一逐縣仰典押保舉有
行止會書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
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
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遷一
資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准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
者並以枉法贓論 仲淹又言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

孫繇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
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
道爲議贖法事即乞降出臣近觀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
理寺修編勅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
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
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負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
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二道乞不降出其一曰臣
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實多憫茲
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
千餘人又正觀二年七月二日 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
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採訪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
取掃洒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
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

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其二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飢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時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沿邊漢戶被西戎俘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于後代癸巳詔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鹽酒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勅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而一陷于理身體髮膚以之毀傷父母妻子以之離散情雖可哀法不可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蔽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漢文帝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而幾乎刑措其後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其議科條有非著于律者或細民難知或人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違令或過誤可閔之類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諫官余靖言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歸於官尚猶日筭歲計恐其不足民貪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爲贖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臣伏見二年已來陝西淮南江浙添取監酒價錢而民犯愈多今若更爲輕刑得以贖論則民輕其犯而莫之禁矣朝廷之尊惟先制度今一去法式任其僭侈上下無紀莫甚於斯伏乞追改前詔特令寢罷其陝西淮南江浙二年已來所添監酒價錢並放仍

舊則莫乎民稍蘇息不犯於禁矣時議者亦以為若遂行此詔則富人皆得贖罪而貧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卒不果行 歐陽脩言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為大臣者又無孽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南新遭王倫之後今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變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更多而乾

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朝廷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威刑責其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可施行臣切聞州郡置兵富弼

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群議
擇其善者而行之 脩又言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
日曾建言方今彫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
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賦污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
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四出而
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
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及所以救民
急病澄革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王銳意求治之時
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
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尋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
文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
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
未知頭緒欲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緒

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
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
能否坐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然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
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行芟闢
然後以時耕耨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
乃以時而耘耨者爾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之
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每歲遣出 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
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多以高論
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
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
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
以為然謹別條具冗官利害六條以明利傳効速而可行不
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一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

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歲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人恣爲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而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先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 例黜之三內外一體者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善者降出外方若落此四色

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留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不可去四去冗官則吏貞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謗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才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貴實求治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去冗官則不過暮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

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嘗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暮月民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四

慶曆三年冬十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劉沆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經制蠻事也諫官歐陽脩言伏見朝廷自河東移李昭亮為真定都部署臣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鄙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謬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關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

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切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
草草且行纔過便休不復留意只如差郭承祐於鎮定尋以
非才罷之以康德輿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
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
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於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
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
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
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爾寧用不才以敗事不肯勞心而
擇才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
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
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
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
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

不才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之何及伏望聖慈出
於睿斷其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及早講求選將之法若
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
中庶乎易得此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今幸
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行之則天下幸甚脩論軍中
或可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時羣盜張海
附此等剽劫至境上綱帥宣毅軍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
城中富民具酒食犒軍綱輒收其半質錢以市兵器軍士營
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餌常至日旰其乾不可食
會有監捉使臣至所部卒不以請給曆自隨富民又請輸錢
以資之綱曰本軍之士尚不給何及於監捉乎軍士因而傳
言民有獻錢以給乘城兵而知軍却之衆益怨憤綱又使軍

校王德者作城內布陣圖久之不成綱言曰我不敢斬汝邪
因召劊子執劍立庭下衆益駭會有入粟得官者駱子中刺
謁綱語子中毋拜軍士誤聽以爲子中獻緡錢而綱復拒不
取時方給食負僚邵興叱衆起曰汝輩勿食衆遂投餅餌於
庭中綱怒命執數人械繫於獄興懼翌日戊戌興率衆盜庫
兵欲殺綱綱踰城逃載其家小舟泐漢而下官吏亦皆逃去
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趣蜀
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縊死綱億長子也 詔後苑造作所自
今御戴花毋得以金縷之 壬寅以玉清昭應宮田二十二
頃賜國子監 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
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
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

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
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
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
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
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
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
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
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使上
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
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慮者仲
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

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
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
陛下亦須力拒符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
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按范仲淹等條上此
月十二日丙午張昞之等被選為轉運按察使即擇官長此
也蓋十事內最得先行者歐陽脩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丙午監鐵副使工部郎中張昞之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知諫院王素為天章閣待制淮南都
轉運按察使監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沈邈為直史館京東轉
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
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
伯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
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外官

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爾比年以來不加
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
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
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
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
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
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
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擇通判人既得人即委逐
州自擇知縣縣令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幕職如是行之
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
已精擇尚恐有不稱職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
仍令及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

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上既納其言於是量之等首被茲選素入辭上謂曰卿今
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此仲淹等所上十事其四
卯今復著之凡十事皆丁未以右正言集賢校理余靖為
契丹國母正旦使代張昞之也 詔天下稅籍有偽書逃徙
或因推割用倖走移若請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
佐能究其弊以增賦入者議賞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
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
一往可立決也偕即以諮攝令并遣祕書丞孫琳與其事諮
等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
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及王素為諫
官建均天下田賦歐陽脩即言諮與琳方田簡而易行願召
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

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
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
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能琳共城人也其記聞以為執政不然
以為遭母喪去癸丑諫官余靖使契丹入辭書所當奏事
今從食貨志於笏各以一字為記凡數十字 上顧見之指其字令一一
條奏日幾吳乃罷 甲寅復置諸路轉運判官仍詔中書樞
密院同選用天聖七年初置益梓廣東西運判其後闕不除
故此云復置天聖後闕不除當考二府同選其
日辛酉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提舉集賢校
理曾公亮朱案為檢閱官朱案九月丙寅以佐著作直講為
集賢校理尋卒范仲淹集有奏狀
其第錄丁巳史館修撰王質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

固詳定編敕 己未范仲淹言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
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
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

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
司其逐司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為送殺以
此官負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
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
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
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
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
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委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
無漏落亦免官負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從之實錄
但書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許雪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
之送殺更不施行自今且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
刪接此乃范仲淹奏請實錄 壬戌詔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能哲而惠克明俊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
宰之職歲受官府之會以詔王廢置三載則大計群吏之治

而誅賞之故攷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
王於寬入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比事
邊因緣多故數披官簿審閱朝行思得應務之才知顧素養
之道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敷礪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頒
程式以懋官成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
秩非次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
遷官今具履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嘗有
賊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與舉者數奏聽旨若磨勘三年賊
私罪杖以下經取旨徒以上再經取旨其能自新無私犯而
有最課及有舉者皆第遷之自請釐物務于京師五年一磨
勘因舉及選差勿拘凡有善政異績或勸農桑獲美利鞠刑
獄雪冤枉典物務能革大弊省錢穀數多準事大小遷官陞
任選人視此若朝官遷負外郎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

清望官五人為保引乃磨勘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大卿監諫議大夫弗為常例悉聽旨又定制監物務入親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舉者數不足毋輒陞此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一曰甲子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順德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氏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寨主劉滄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 劉滄先以右侍禁瓦亭寨監押權靜邊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滄獨開門納之邊人謂滄為劉開門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閣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氏

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滄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鄭戩據姚水邏城碑戩行邊滄遂召鐸厮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以八月行邊露羅甘地願為屬戶戩即令滄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大呼期盡殺官軍滄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獨堅卧念慮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麾進退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下遷內殿崇班 戩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守將按邊回非賊騎也已而果然 諫官歐陽脩言臣昨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賊

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璵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效力之秋近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過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况在慶州目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驚嗟搔動之事只

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脩又言臣昨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書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執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

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切以韓琦是陛下左右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爾無故意外侵凌乃是輕慢朝廷舞弄文法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廣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况樞密副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籍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浴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凌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語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乞別選

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

明年正月不俟燕度

奏獄具責宗諒

知脩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使

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責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况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休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

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
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行要藉之人
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元七月甲戌自渭州徙并
代部署明年正月不俟獄
上元奪引進使降本
降鈐轄青訛無行遣知渭州尹洙言臣切見自來武臣將
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便同已物其狄青於公用錢物即無
毫分私用况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僚指使
使臣等數倍於舊父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舉教閱軍中將
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
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實武人未曉朝廷憲法自聞推究
公用錢物謂制院須來追攝照對臣雖日久曉譬終是內懷
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不願主領
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累遭冒里詞意感切深可軫惻臣
以謂朝廷擢青自殿直不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

其忠力材智有過於人又欲其奮厲自效以報不次之用今
乃以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宜萬一
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竊慮不能主理軍
政別致闕事伏望聖慈垂察特降朝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
專慮邊事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宮地爲禁軍營

監察御史裏行包拯有章乞勿修按極爲裏行
乃在此月癸酉以宮地給禁軍當是癸酉後也 辛未以試

方略人黃通爲試大理評事張定方爲祕書省正字姚光弼
張紘爲試將作監主簿光弼內斌孫也 先是諫官歐陽脩

言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
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如蘇紳昨舉馬端却須朝廷別有
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輸
次所及勢須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
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比言之

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
仍見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攷未及遂致所舉非人今乞
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以待資淺之
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
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又言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
乞不依資考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林可以稱職竊聞
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舊例又未有議復裏行臣竊嘆方
今大臣事無大小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
已上成資通判此例盖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
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臺憲非
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才以曠職不
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
人之路廣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

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羗除都不妨礙况今四方多事
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
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
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
曰朝廷限以資考致別無人可舉今若改此繆例責其惟材
是舉則不敢不舉有才之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景
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
上嘗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為額以兩
人為額據百官志即慶曆三年事今附見 癸酉太常博士
王拱辰舉李京包拯或因脩疏也更詳之
李京殿中丞包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
京趙人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竒中京遂相率遁
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
以免拯合淝人事父母以孝聞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

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研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研歸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趨蜀道遇華商號等州提舉捉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校趙明以衆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賊使臣陳曙等領兵追擊興於壻水及其黨皆就禽壬午詔並凌持處斬曙若拙子也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諫官歐陽脩言臣切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益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著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敢爲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

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既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凶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懦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于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武怒威斷惟陛

下力行之 脩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送兵甲或同飲宴臣謂王倫一叛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聞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 祖宗艱難造基陛下憂勤嗣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是仲約等情理至重但合

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入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懦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 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

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日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此其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沙州唃廝囉等族素所不附慮為後患也今中國與之通和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疆大之勢自茲以始此其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弛而不振紀綱墜而不修忠邪不辨用度不節未聞有為陛下安危計者及西戎起釁而初猶忽之至累敗王師始議更張法制以救前事之弊苟戎人遂和又且一時無事前日恃物力之完盛以致今日之患今其勢大屈若復安逸則他時之患不可枝梧矣此其為害四也凡利害之機安危之計願陛下留神而熟圖之 癸未詔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

類進士三人已上一任回無過犯者許進著述召試取優等

者充遇館職闕取曾有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舉充者仍

取著述看詳試補此即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二月抑僥倖

日詔四年四月六日可考諫官歐陽脩言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

閣職事有以見陛下謹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見比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使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

升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
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臣竊見近年風俗偷薄士子
奔競者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
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事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
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僚
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
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
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
添入遇館職闕人即朝廷先擇舉王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
閣合存負數以革冗濫又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子
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
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
謂今後膏梁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

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

業文詞為眾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

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脩疏附見其從違乙

西陝西宣撫副使田况言自冬初諸路得謀者皆聲言西界

迤邐遇乞剛浪鬼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被誅國中大亂臣

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實欲和則當夸示

凶勢幸我曲從以厭其私豈肯詐揚此聲自見危弱此其勢

實衰而亟求款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猶且倔強妄有干求不

宜過有許與示四夷以弱如謀者所得皆詐則蓄謀懷毒志

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足納侮朝廷既恃和懈備賊乃羸形

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計其事其歲給

恐不可復增也 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

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大廣以致踈宗蒙

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
審政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爲後之體支子
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
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世而磨鈍咨爾庶位體茲意
焉宰相舊蔭子爲將作監丞耆親大祝奉禮郎自今子耆親
悉如舊餘親以屬遠近補試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子爲太
祝奉禮郎耆親校書郎今子孫及耆親尊屬如舊餘以次補
試銜僕射尚書子爲校書郎或正字耆親寺監主簿今子孫
并耆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
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子爲正字耆親寺監主簿今子
及耆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或齋郎龍圖閣直學士給
事中諫議舍人知制誥龍圖天章閣待制卿監三司副使知
雜子爲寺監主簿耆親試銜今惟長子聽如舊餘屬第補試

銜或齋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館閣職舊郊恩薦補其嘗以賊
抵罪復故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閣職止蔭子孫親屬一
人尚在謫籍者弗預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悉於郊禮前到任
踰一年乃聽蔭補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下遇郊限半年赴銓
試命兩制三員鎖試于尚書省糊名謄錄習辭業者試論或
詩賦詞理可采不違程式爲中格習經業者人專一經兼試
律十道而通五爲中格聽預選以上經兩試九選以上經三
試至選滿有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補遠地判司簿尉無舉者
補司士參軍或不赴試亦無舉者永不預選京朝官年二十
五以上歲首赴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兩任
無秋罪有監司知州通判保舉官三人入親民經三試朝臣
保舉者三人與下等釐物務兩任無私犯監司或知州通判
保舉者五人入親民願易武弁者聽其武臣使相子爲東頭

供奉官暮親左侍禁子及暮親如舊餘屬自左班殿直第官之樞密使副宣徽節度使子為西頭供奉官暮親右侍禁子孫及暮親尊屬如舊餘屬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統軍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為右侍禁暮親右班殿直子孫及暮親尊屬如舊餘屬自三班奉職以下第官之客省使引進使防禦使團練使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閤門使子為右班殿直暮親三班奉職子孫及暮親如舊餘屬三班借職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為三班奉職暮親借職孫及期親尊屬如舊餘屬為差使殿侍諸衛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為三班奉職暮親借職子孫并暮親尊屬如舊餘屬為下班殿侍諸衛將軍內諸司副使樞密院承旨子為三班借職嘗以入己贓坐罪遷至諸司副使諸衛將軍止蔭子若孫一人初任川廣福建七路恩如舊凡三班

試弓弩於軍頭司力及而射有法為中格習書算者三班院書家狀誤繞三字算錢穀五事通三為中格習六韜孫吳書試義十而通五為中格兼弓弩為優等願試策者聽之五通三為中格或習武藝五事馳射閑敏通書算者亦為優等補邊任武藝不羣策詳而理暢為異等引見聽旨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此亦仲淹等所陳十事之二也其畧已見九年丁卯任子之恩少殺猶未大艾此本志語也已丑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昨西人乞賣青監如

聞朝廷欲指定緣邊一兩州軍放行臣尚恐以為未便且博易青監雖自官中糶賣與民然必開沿邊蕃戶冒販之路若止留官中日用又歲月所費幾何臣欲乞只於保安軍推場博易青監逐旋輦至鄜州許客人如解監價請算於關東地

分出賣毋得入陝西河東一則監法不壞二則商賈見利算者必多商賈既行更不須輦至鄜州只令就保安軍請算此亦濟權宜之策也 庚寅詔陝西宣撫使韓琦副使田况赴闕 諫官歐陽脩言切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况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况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畏怯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過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况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等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之決 辛卯同修起居注歐陽

修請自今後坐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錄聖語從之 諫官孫甫又言竊見張子奭使夏州回雖聞元昊欲稱臣然歲乞買青監十萬石兼遣人回易京師及乞增歲給之數如聞大臣議於緣邊置榷場許賣監五七萬石及互市諸物臣以謂西監五七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貫况朝廷已許歲給之物二十萬今又許賣監則與遺北虜物數相當北虜之勢與中國敵且因入寇澶淵 先帝息民為心故不惜歲給之厚今元昊世為藩臣擁區區數州之地非北虜敵一日無故叛命因其復欲稱臣便同北虜所賂之數實恐他日為患不細且去歲北虜忽有割地之請雖復繼盟今又見厚給元昊其貪欲之心得自己乎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監 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己命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以彼必不從之事以杜其意蓋監中國之大利

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其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國中頗甚窮蹙就如其說朝廷不必急和且元昊拒命以來雖屢敗王師殺掠邊民然起事之初自當收結人心凡所得逐時分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此亦可信當彼窘之際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哉議者不過以王師數戰不利若與和則邊用可省然不慮北虜邀功元昊畜計於後有不可枝梧之勢今西邊窺賊之勢已熟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朝廷若減冗兵罷不材之將爲持久之計以待之何患賊之不困也古之爲天下者見不可爲之勢而尚爲之今日之勢非不可爲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爲爾竊監之請固不可許望陛下與大臣審安危大計而決定之 歐陽脩言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受冊而尚有數事邊

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己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及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已許三十萬則他日更來又須二三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旣不可追分

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
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况監者民間急
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監以
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
只爲臣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
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
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而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
和乎或其與此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
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
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
既和之後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
乎五問元昊一議和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

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
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繆議
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
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
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日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
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
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
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亦有後虞
也 壬辰詔限職田凡大藩長吏二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
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
職官三頃五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
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二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職
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

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武臣鈐轄比防團州長吏諸路轉運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監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并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闊焉此即范仲淹等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已具九月丁卯其明年諫官余靖言伏觀去冬十一月敕頒定天下職田頃畝數目令三司指揮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

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地土及五年已上逃田支撥添換以慶曆四年為始斯蓋陛下所以勸羣臣養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舉事當以民為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尚紛紛擾之伏見淮南江浙經春少雨麥田半損蝗蝻復生京西京東荆湖南北廣南處處盜賊未盡撲滅陝西河東輦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吏已下各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括寧不搔擾况今來所定頃畝比於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舊有職田處即依慶曆元年已前舊制外其未有職田處更候三二年別取朝旨標撥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據王罕傳請因請絕荒田為公田非法意則必初詔定天下公田諸路多誤以戶絕為荒田給官吏其後國子博士華陽王罕提點湖南路刑獄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諸州

坐收戶絕田以賦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嘗見湖南官吏列首狀他日遇罕殿廷謂罕曰公德及人多矣王罕事

誌罕墓及本傳罕為湖南憲乃慶曆五年十一月張揆知審刑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此詔樞密院比差官詳定國朝動臣名次若本家見無人食祿者祿其下

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十二

月丙申翰林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諸庫務事有未便當更置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又請增置

勾當公事朝臣一員並從之提舉司內當公事自祁始也祁薦太常博士王疇為勾當公事時有官者同提舉疇辭於中

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拍使則疇實恥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為勾當公事疇博

文子中庸蜀州人也 元昊又遣張延壽等來議事 太常丞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歐陽脩為右正言知制誥

初中書召試而脩辭不赴特除之 陝西宣撫使韓琦言據

馬光記聞琦以三年十二月八日奏疏實錄乃繫之四年正月五日今依記聞移見此月辛巳四年正月戊辰乃書從琦所請洛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完城寨遇

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至涇原路相視諸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今年差役修城已

有勞苦之嗟來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所獻水洛城頗為未便蓋水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

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宋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

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柵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完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

費若此止求一月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滄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

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屬戶若進接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水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滄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水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水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尹洙狄青等即知修水洛城於今便與未便蓋彥博洙青皆以爲未便也 戊申以秘書丞張子奭爲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正倫爲左侍禁閣門祗候並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湖南攻討蠻徭久之不克己酉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就便招撫之 諫官孫甫言元昊以數州之地世

臣中國一旦拒命數年擾邊大臣不能謀於朝將帥不能勝於野守備浸久師老財匱前以金帛二十萬與之議和而戎性無厭猶有所求漢以金繒遺匈奴賈誼謂中國卑辱之甚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當歲給之物近又增至二十五萬彼猶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於漢矣今使人回其請通青鹽及歲遣人回易京師聞皆不許於體頗爲得之近聞元昊殺用事之人遇乞等且方議和未決之際彼殺用事者正揚虛聲欲邊防之弛備爾况邊郡多已經賊蹂踐惟慶秦二州居民與屬蕃富完又鎮戎軍據賊要害彼豈須臾忘也今日之事尤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在責於大臣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臣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旣成功而世宗謂溥曰平秦鳳卿之力也蓋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去歲定川之敗陛下憂憤未已大臣乃言懷敏非材所致而邊事未

足以煩聖念此實欺君之言且西戎爲邊患數年大臣不能
選良將及其敗也則曰將帥非材以苟免其過豈非欺君之
言乎責成之術不可更循前失今陝西兵官惟种世衡狄青
王信材勇可戰可守自餘闇懦險貪者大臣不可謂不知也
苟不知何以共謀國事既知而更置惟在於速爾議者或謂
秦州有唃廝囉之援賊必不敢入此又不料事機之甚也唃
廝囉自爲曹瑋所敗豈無怨心近歲朝廷授以節制使圖元
昊受命以來未嘗有一毫之効前月元昊破瞎躡而唃廝囉
不敢出救既不敢救其子况能爲秦州之援乎惟朝廷速擇
將帥而深計之 戊午以南京府學爲國子監 庚申許廣
州立學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脩言
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
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

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
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
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
百人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
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
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
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
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險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
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
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
後頓殊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宜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
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
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

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裒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不舉兵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爾臣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獸異禽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明德感勵臣民詔諸祥瑞不許進獻聽申禮部知此詔據會要初不與脩相關今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用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

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浮費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寶也又言竊見景福內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內庫中外盡疑宮中之私

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後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後宮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肉食者千餘人又有貴職下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臣近聞染院計置染綾羅甚急以備宮中支用言左藏庫所積紅羅去冬已絕他物稱此則浮費可知也陛下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張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自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 是年張美人生是向月五年四月卒才三歲 韓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為之渠率眾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

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百餘人邵興為之長至商於灤口眾已千餘人與上官珙戰珙死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人皆郟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配隸籍中者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汭邊禁兵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邵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遷齎宣撫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汭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竄入興洋界被殺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飢民相率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

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
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
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
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
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
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豈聞有亂者哉
此據時家傳並附歲末薛向未嘗為琦萬官家傳稱屬官薛
向恐誤今削去姓名實錄載田况奏在三年七月今移見回
年六朔之末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四

